

陆机悲剧原因探析

任海滨,孙睿智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陆机在入仕与出仕、忠与孝两难的境地中折磨着自己,最终走上了一条漫长的不归之路。他经历了纠结的人生,并为了摆脱困境进行了诸多的斗争,但最后却走到了不归路的尽头——死亡。陆机出身豪门,信奉儒术,身处动荡的社会时代,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陆机;悲剧;文人地位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22(2011)03-0053-03

一、余本吴贵人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1]1467}陆机的祖父陆逊是孙策的女婿,父亲陆抗也是吴国的重臣。陆机对自己的家族名声十分看重。“天子总群议以咨之大司马陆公。”^{[1]1471}“范阳卢志于众中间机曰:‘陆逊、陆抗于君近远?’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瑒。’志默然,既起,云谓机曰:‘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宁不知邪!’”^{[1]1473}可见,陆机对自己显赫的出身是十分骄傲的。但这同时又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间接导致了他后来的悲剧命运。

1. 出将入相的事业压力

陆机的祖父陆逊和父亲陆抗都是内可兴国图治、外可御敌安邦的名臣。陆逊有治才,善策略,事孙权时为都督,定计克荆州。后又击败刘备和曹休的进攻,调为吴国的丞相。陆抗年二十为建武都尉。孙皓称帝之后,任镇军大将军,都督公安、乐乡等诸军军事。272年击退晋军羊祜的进攻,后又任大司马、荆州牧等职。与自己的先辈相比,陆机显然是在退步的,“抗卒,领父兵为牙门将,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1]1467}在吴国灭亡之前,陆机的职务仅为牙门将。当然当时的社会形势不容陆机有“出将”的机会。在军事方面,三国纷争的局面渐渐趋于统

一,而且吴国又依仗长江天险偏安一隅,安于现状而不事征讨。所以,陆机也就不可能成为其先辈一样的战将。而且,在吴主孙权之后,诸葛恪、孙峻等人相继把持朝政,排除异己和朝中权贵,陆机不被重用,而“入相”的梦想也自然归于破灭。但是显赫的出身却给了陆机极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三国时期英雄辈出,更让陆机羡慕和追寻他们的足迹。陆机的目标是做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像诸葛亮、周瑜、陆逊等人去建功立业。而这些,显然是贵族的出身给他竖立的樊笼。

2. 忠孝不能两全的思想压力

“(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服膺儒术,非礼不懂。”^{[1]1467}可见,陆机是儒家思想的忠实拥趸。但是他却生活在三国走向统一的时期。吴国的灭亡,对他来说是始料不及的,他的所谓的正统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他来说,吴国的灭亡让自己成为了一个亡国奴。儒家所倡导的忠君爱国思想,让他在仕途面前徘徊,而自身的毫无作为又时刻碰触着他的痛处,这就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出仕与入仕的难以抉择,如果走上仕途,那就是以身仕贼,这样对不起自己的国家,是不忠之人。如果隐遁江湖,那就对不起父母。原本贵族之家若不能子承父业,亦是对家族的不孝。而最终陆机在无奈之中选择了心理安慰的方法,退居故乡而闭门勤学十年,这十年既是对祖国灭亡的哀悼和尽忠,也是为了以后走上仕途,光耀门楣的

收稿日期:2011-05-20

作者简介:任海滨(1983-),男,山东昌邑人,硕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必要准备。

二、敢问路在何方

陆机最终选择了出仕的道路,但是对于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他心中充满了向往,但又有茫茫然的迷失感。

1. 对未来道路的忐忑不安

尽管作出了出仕的选择,陆机对自己的亡国奴的身份仍然不能释怀,而且前方的路究竟如何,也浑然不知,因此内心十分矛盾和痛苦。他的创作也把自己的这种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坟垅日月多,松柏郁茫茫。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门有车马客行》)“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襟,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猛虎行》)“总辔登上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赴洛阳道中作》其一)“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赴洛阳道中作》其二)“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招隐诗》)陆机的这些诗中表现了对吴国灭亡的余痛,但更表现了自己对前途的种种感触,其中隐约吐露了自己在进退之间的矛盾心理。他的出身,他所信奉的儒家思想,让他不得不奔波于政治途中,但想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险阻,也会偶尔萌发一点退意,但他终于还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前进着。

2. 孤独的旅者

在吴国灭亡之前,陆机的人生处境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自陆机入洛之后,他一直是处于孤独的煎熬之中。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寻求他尴尬处境的原因。

(1) 地域原因

陆机是吴郡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隋志》言:“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果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宠,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2]1959}“《隋志》论豫州云:洛阳,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故汉志云: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贱义贵材,此亦自古然矣。”^{[2]1956}从

上面的语句中不难看出:江苏地处海陆,人们的开放性很强,思想的包容性也很强,尊儒或崇道。而且民风更淳朴,这与中原地区的洛阳是不同的。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仍,这就使人们的功利心更强,务实图利,不重义气。重利者,必轻别离。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除却同为文人的张华等人,还有以前吴国的旧臣,剩下的就寥寥可数。这与地域赋予他的不事巧饰的本性是分不开的。

(2) 可悲的文人地位

陆机处于西晋的太康时期,社会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内在的矛盾,最后终于爆发了八王之乱。陆机一直胸怀大志,想成为一个文武全能的人物,像自己的先辈一样垂名后世。但是说到底,陆机只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在动荡的社会时期,真正受重用的是能驰骋沙场的武将。陆机没有参加战事的经验,因此不能大展宏图也是情势所趋,官场的不得意无疑是对他沉重的打击。

陆机作为一个文人,具有文人不可避免的劣根性——不平则鸣。他们信奉的是“我口言我语,古岂能拘牵?”从曹植到嵇康,再到阮籍、陆机等,这些文人,无不用语言发泄着对社会的不满。他们或直白,或隐晦,或锋利地批判,或深远地影射。而陆机无疑是其中非常大胆的,从《辩亡论》到《豪士赋》、《五等论》,每一篇文章都显示着战斗的锋芒。而正所谓过犹不及,陆机如此的锋芒毕露,也正是取祸之道。陆机屡次易主而侍,皆没有正果,一方面固然与统治者的暴虐有关,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陆机这种高调的性格给他们留下的不良印象,在他们和陆机之间没有融洽的君臣关系,而只是彼此的利用关系。

征召的强制性,“六等之封”和“九品中正”制度使陆机产生了心理上的失衡。陆机出身望族,而且在吴国名声甚响。但是,正是这样一个满腹才华的人物,却是被朝廷以征召的方式请出山门。作为一名古代的文人士大夫,陆机自然有“士”这一阶层所特有的企盼:稳坐帐中,而侯明主三顾,出仕而建功立业。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在陆机的身上。“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1]1472}“张华荐之诸公。后太傅杨骏辟为祭酒。”^{[1]1473}可见,陆机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走上仕途的,与诸葛亮的从仕之路差之千里。西晋建立政权之后,到晋武帝司马炎时期将司马昭时期的“建爵五等”发展为“六等之封”。而“六等之封”的实质就是“皆录旧勋”,主要是分封司马氏的同

姓贵族和拥护司马氏以晋代魏和灭蜀、灭吴有功的异姓世家大族。陆机作为一名吴国的亡国之臣,自然是被排除在外。同时,“六等之封”还和“九品中正”制度相结合。“九品中正”制度是世家大族垄断上等官品的重要工具。主持选拔和评定官品的中正官完全被世家大族把持,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唯一标准,上品的界限提高,有权势的世家大族垄断上品官位。如果看陆机的出身,他无疑是属于世家大族之列,但是他却是流落他国的亡国之士。他不属于庶族,但也不被晋国的公卿大族所接纳,因此他的处境是十分尴尬的。正如孔乙己是在鲁镇上站着喝酒的穿长衫的唯一的一个人一样,陆机也是在西晋门阀政治统治下披着黄金外衣却心怀痛楚的孤独的旅行者。

三、最终的归宿

在众多矛盾的纠结之中,在壮志难酬的愤恨之中,在孤独的踟蹰心态之中,陆机把自己的生命之章用鲜血画上了句号。“士”这一阶层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从自荐的毛遂到弹铗而歌的冯谖,他们没有相对的独立性,完全依附于自己所效忠的人,这就让他们的地位具有不稳定性。“朝为座上宾,夕为阶下囚”,陆机同样也不例外,“后太傅

杨骏辟为祭酒。会骏诛,累迁太子洗马、著作郎。”^{[1]1745}“伦之诛也,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昭疑机与焉,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1]1475}“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1]1479}陆机在短暂的人生仕途中屡易其主,与他作为一个文人,自身处世的不牢固性是分不开的。而所投非主也导致了他最后被杀的悲惨结局。实际上,从陆机进入仕途的那天开始,他就抱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在战乱频仍,在朝者朝不保夕的西晋,多数人选择发言玄远、明哲保身。而陆机却“声作钟声,言多慷慨”^{[3]126},他甘愿做“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3]125}。为了能在政治中有所作为,他是甘愿冒险的。这种表现使他得罪了卢志、王粹、牵秀诸人,直接促成了他最后的死亡。所以当使者奉命取陆机性命之时,他像是早有准备一般,淡然就死。“机释戎服,著白帽,与秀相见,神色自若。……今日受诛,岂非命也。”^{[1]1480}他知道自己的死是必然的,但仍免不了发出了最后的喟叹“华亭鹤唳讵可闻?”^{[1]1480}即使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仍然困在自己的樊笼里。是去听那鹤鸣声声,选择隐忍的活着?还是放手一搏,去追求芳名而流于后世?死亡也没能给他一个信服的答案。

参考文献:

- [1] [唐]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 [南朝·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M]. 里望译注.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A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Lu Ji's Tragedy

REN Hai-bin, SUN Rui-zhi

(Xihu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China)

Abstract: Lu Ji afflicts himself under the contravention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common person as well the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Finally he steps into an endless road without the chance to be back. He goes through a kinky life and put up many struggle for getting off the troubles. But “Death” – the road without the former position is the destination for him. Lu Ji was born in rich and powerful family, believing in Confucianism. Because of these factors above in the turbulent period, the tragedy of Lu ji is unavoidable.

Keywords: Lu Ji; tragedy; the status of literati

(责任编辑:李开玲)